WWW. 中文在线出品

反贪局长自述

目录

楔　子/1
1 市委副书记孙威臣之死/1
2 史书记的召见/6
3 孙威臣办公室里的两百万现金/10
4 陈市长的说法/17
5 孙威臣死前的征兆/24
6 孙威臣的关系网/30
7 金十字架的来历/38
8 世纪广场工程招标幕前幕后的活动/52
9 孙威臣和梅晓枚的关系/57
10 财政局长浮出水面/67
11 剧团团长与秦可可的关系/76
12 走访交通大队长/79
13 与市公安局长的长谈/84
14 20 万现金的出处/90
15 白雨时与秦可力的婚烟/98
16 孙耀祖的女朋友叶子的回忆/108
17 韩再军与方美娟/115
18 方美娟通过秦可可给韩与孙拉上了关系/124

热度书坊

19 司机齐长友/130
20 省委秘书长与省检察长莅临滨江/137
21 漂出来的许燃/145
22 省委书记的指示/154
23 史东林再一次严肃的交待/167
24 陈雨农的发言/174
25 程高理说他看透了白国强/180
26 白国强的揭发/188
27 把账都记在死人身上去吧/194
28 孙威臣在龙湖保护区的前一天晚上/198
29 孙威臣夫妻的龌龊/208
30 突变/218
31 工作交接/229
32 与陈雨农市长的长谈/236
33 暗杀仍在继续/244
34 史书记说：你不要坏了我的大事/257
35 白国强通过白雨时找我吃饭/265
36 省委秘书长江柏寒亲赴滨江找我谈话/278
37 史东林调到省里接替江柏寒出任秘书长职务/283
38 自杀前的交待/289

楔　子

我觉得，腐败这个词儿泛指行为堕落，政治黑暗，制度、组织、机构、措施等混乱无序。但是，一旦我在这个词儿的中间加上一个黑点儿，就是把“腐败”这个词儿当作两层意思来看。“腐”是指腐烂、腐朽、腐恶、腐化等坏掉的意思；而“败”者则是指落败、失败、败北的意思。所以，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政党，或者是一个民族，一个团体，只要你一“腐”，接踵而来的必然就是失败呢？

说这篇作品是“我的”似乎有些不那么准确。严格说，这篇作品并不是“我的”，我只是这篇作品的发现者和整理者。这篇作品的真正作者应该我的好朋友、滨江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反贪局局长夏伟华同志。

2000 年春节期间，我回老家滨江过年，好像是大年初三的上午吧，我在部队时的一个老战友来看我，闲聊中，他说：“老马，夏伟华自杀了你知不知道？”当时

我简直是大吃一惊。夏伟华这个没有任何背景的高中毕业生，凭着自己的能力、业绩，由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当上了这个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在省内公检法系统内，也是有一号的。他才四十多岁的年纪，正是官场上走红，春风得意的时候，怎么会自杀呢？于是我就急忙问我那老战友：“自杀？为什么呀？抢没抢救过来？”

我那战友说：“抢救倒是抢救过来了，不过现在仍然情绪低落，听说正在家里写检查，等候组织上的处理结论呢。”

本来，那年的春节探家，我是不打算去看望谁的，特别是那些正在位置上说话算数、走道腆肚的官员们。但是，现在夏伟华摊上了这种事情，我就不能不看看他去了。在去他家之前，我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但是，电话打通之后，竟然没有人接。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我踌躇了一下，最后决定，还是贸然去访吧。于是，在大年初三的那天晚上，我跟我的那位老战友吃完晚饭之后，把他送走，我就上夏伟华家去了。

我的突然造访，令夏伟华惊诧不已。虽然我才短短的一年多没看见他，他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原先那一头油黑茂密的头发变得稀疏零乱，在光秃的头顶四周，稀稀拉拉的几根头发中间还夹杂了一些的斑斑白发；他那方正的脸上皱纹纵横，眼睛里混浊不堪。他佝偻着身子，在他家一进门儿的那个小方厅里，他愣怔着看了我好半天，突然扑上来，一把握住我的手，没等说话，已

经老泪纵横了。

说起来，我跟伟华的交情可以上溯到二十多年前。那时，我们这个小县城还不叫滨江市。他高中毕业，下乡抽回来后，在我们这个县城的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我则刚刚从部队复员回来不久，被分配到这个县的“革委会”政治部文化组当创作员。由于都比较喜欢写东西，再加上我经常上图书馆去看书，我们又是一个系统，所以，关系就渐渐地好起来了。后来，他被抽调到公安机关去搞案子，打倒“四人帮”后，公检法重组，他就由公安转到检察院了。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小县城升格为地级市之后，他更是官运亨通，扶摇直上，当上了副检察长并兼任反贪局局长。他当官之后，我们的来往就很少了，特别是我从滨江调出来之后，几乎断了联系。所以，在这种时候，当我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他的那种惊讶和感动就可想而知了。

他把我让到客厅，落座之后，闲聊了一会儿。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

他摇摇头，无限感慨地说；“唉！一言难尽，一言难尽啊！”他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茶水，然后抬起混浊的眼睛，看着我说，“马兄，我们市的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孙威臣出车祸死的事情你听说了吧？”

我说：“略有耳闻，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却不清楚。”

夏伟华说；“孙威臣死后，在他办公室的铁柜里发

现了两百多万现金，整个事情就是由这件事引起的。”

“哦？两百多万？”我吃惊地问道。

“这样吧，马兄，现在我这里说话很不方便，我甚至怀疑我的这间房里已经被人安放了监控系统。所以，我们还是少说为佳。在我停职反省期间，我曾经写了一份衬料，对这件事记述得比较清楚，现在看来，这份材料放在我这里也并不怎么保险，正好今天你来了，你就把这份材料拿回去吧。闲暇时你看看，如果对你今后的创作有什么参考价值的话，我也算没白写。”

说完，夏伟华走进一间堆放杂物的小屋子，拿出厚厚的几个大笔记本，递给我说：“一会儿从我这儿出去时，你加点儿小心，我现在被他们搞得已经有点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

我接过笔记本。又聊了一会儿闲话，我就告辞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在岭开他家之前，特意用我的手机（他家的电话已经停机了，怪不得我给他打电话没人接呢）给一个开车的朋友打了一个电话，让他来接我，以免发生意外。我朋友的车来到他家楼下之后，往楼上给我打了个电话，我这才下楼。从他家楼里刚一出来，果然围上来四五个大汉，我一看事儿不好，急忙大声叫道：“你们要干什么，嗯？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了！”

我那开车的朋友听见了我的喊声，就从车里冲了出来，恶吼一声：“住手，你们他妈想干什么！”就在那些人一愣神的瞬间，我那朋友拽起我就钻进了他的车里。

这惊险的一幕，至今仍然令我心悸不已。

我真的没有想到，在太平盛世的今天，竟然会出现这种可怕的事情，实在太令人不可思议了。由此也可以看出，滨江市的黑恶势力与腐败分子是多么猖狂了。他们勾结在一起，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所以，我觉得，打黑除恶更在于清理党内那些腐败分子。因为他们是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不把他们除尽。黑势力是很难打尽的。

我是在大年初六从滨江赶回到省城的。到了省城之后，我向有关方面反映了滨江的情况，并把伟华给我的材料非常详细地看了好几遍。当时，因为我反映的情况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省里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远赴滨江去处理那里出现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我还不能将伟华的这些东西公之于众。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夏伟华的问题似乎已经得到了解决，并且官复原职。我觉得有必要把他当年写的这份材料公开发表出来，让我们的人民知道知道寄生咱我们党以及我们权力机构肌体上的腐朽败落现象是多么的惊心动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也为了防止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在整理他的这份材料的时候，不得不把一些人名虚化或改编掉。除此之外，几乎原封没动。

好了，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滨江市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夏伟华当年留下的这份官场争斗的真实纪录吧。

1　市委副书记孙威臣之死

今天是周一。上午，本来要去市委开一个会的。可是，当我的车子在市委大楼前停下来的时候，忽然发现市委书记史东林同志匆匆忙忙从大楼里走了出来，他一看见我，就站住了，说：“伟华同志，你是来开会的吧？”

我点头说：“是啊。”

史书记说：“会议临时取消了，他们没通知你吗？”

“没有啊。”我瞅着史书记说，“没人通知我取消了这个会议呀。”

“那可能是办公室的人疏忽了吧。”史书记说，“威臣同志出事了。”

我大吃一惊，急忙问道：“出事了？出什么事了？”

“车祸。”史书记说。“他爱人，他儿子都死了。”

“啊？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我又问道。

“昨天，昨天下午。”史书记瞅着我说，“尸体正在

医院的太平间里放着，你不去看他一眼吗？”

市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我能不去看他一眼吗？于是，我对史书记说：“走吧，我们一起去看看他吧。”

史书记边说边匆匆忙忙朝他的奥迪车走去了。我也上了我的车，跟在史书记奥迪车的后边，直奔市人民医院而去。

我跟史书记到医院的时候，市长兼市委副书记的陈雨农、主管文教的副市长程高理，以及市委常委、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白国强，还有主管妇联、共青团、工会的女副市长郭丽颖等人已经都到了。当时，人们正围在太平间的门口，等着看门的老头给开门呢。一看市委书记来了，便都让开了一条道，把史书记让到了前边。人们的表情都非常严肃，气氛也很压抑。史书记走进太平间朝躺在停尸床上的几具尸体匆匆瞥了一眼就出来了。接下来，人们鱼贯走进太平间，好像例行公事般看了看躺在冷冰冰的停尸床上的孙威臣以及他的妻子、市文化局局长秦可可，还有他们那个正在北京念大学的儿子孙耀祖。

我是在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市纪检等五大班子的领导都看完之后，才走进太平间的。孙威臣的儿子孙耀祖的半个脑袋都被拉没了，简直就不忍目睹；他的妻子秦可可也面目模糊，只有孙威臣还能看出点模样来。也可能是职业的缘故吧，我在太平间里待的时间比较其他人要长一些，也看得比较细一些。就在那

一瞬间，我的第六感官忽然告诉我，孙威臣的这个车祸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些什么。这个车祸很可能是人为制造的。但是，这只是一瞬间的感觉，那时，我连一点证据都没有。

我从太平间里出来，正准备要往回走的时候，忽然在市医院的门口看见公安局长郑云龙和交警大队的大队长冯柏阳了。这俩人都是我的老熟人，当年我在公安局的治安科时，我们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交道。于是，我朝他们俩摆了一下手，他们们就站住了。我走过去，看着交警大队的大队长冯柏阳说：“老冯，孙书记的这个车祸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啊？”

冯柏阳看了一眼郑云龙，然后把目光转向我说：“事情的起因的是这样的，上周二，孙书记唯一的公子耀祖放暑假从北京回来了，全家很难聚在一起轻松轻松，正好，孙书记也该休假了，于是，全家就在上周五开车上龙湖自然保护区旅游去了。因为龙湖自然保护区的工委书记原先是咱这儿调去的，跟孙书记的关系很熟，所以，孙书记才选中了龙湖保护区作为他旅游的地点。本来，孙书记最初打算让他的司机齐长友开车去的，但是，由于他的儿子耀祖最近也学会了开车，并且有驾驶证，所以，他儿子非要坚持自己开车去不可，孙书记可能也觉得带个司机不方便吧，于是，就没有让他的司机去。按理说，他们全家应该在龙湖多玩两天。可是，因为周一他的妻子秦可可得上班，所以，周日下午

必须得赶回来。他们是中午吃完午饭离开龙湖的。三点多钟，当车子到达我市哈拉哈乡 302 国道 124 公里处的时候，开车的耀祖想超过前面的一辆卡车，可是，当他刚要超过去的时候，忽然发现卡车的前面有一辆四轮子迎面开了过来。本来，他一踩刹车，让过四轮子也就没事了，可不知道为什么，他竟然没有踩刹车。为了躲避迎面过来的四轮子，他的车竟然朝公路的下边射了过去。可能是车速太快的缘故吧，轿车飞出去撞在了公路路沟外面的一棵四十多公分粗的大杨树上，把那棵大树都拦腰撞折了。至于后果么，你都看见了，就是这样，全家三口无一幸免，全部遇难。”

冯柏阳说完，看了一眼公安局长郑云龙，说：“郑局长，我说的没什么出入吧？”

郑云龙叹了口气说：“事情的经过大概就是这样吧。能有什么出入！”

“迎面开过来的那辆四轮子找着了么？”我向冯柏阳问道。

冯柏阳说，“人家四轮子根本就没离开那地儿，再说，跟人家也没什么关系呀。”

“能不能有别的因素在里边呢？”我看着冯柏阳进一步问道。

冯柏阳笑了。看了看郑云龙说：“别的因素？别的什么因素？你是说会不会有人暗害他？不能吧？谁暗害他有啥用啊？这就是一起很正常的车祸，由于驾驶员的

开车技术不熟练，处理路面意外情况没经验，才导致了这起车祸。我看就是这样。”

“那，孙书记的儿子在开车前，喝酒没有？”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竟然莫名其妙地又问了一句。

冯柏阳说，“从化验结果看，他的胃里有酒精的成份，但不是很多，我估计也就是喝了一瓶啤酒吧。”

我跟郑云龙、冯柏阳正在说着话，就看见市委书记史东林在一大帮官员们的簇拥下呼呼啦啦地走过来了，我跟郑云龙、冯柏阳赶忙把道给他们闪开了。史书记看见我们，却站住了。史书记说，“伟华同志，还有云龙、柏阳同志，下午三点，你们上我办公室来一趟。我有些事要跟你们交待一下。”

我们几个对视了一眼，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史书记没有再说什么，在那些官员们的簇拥下，直接走向了他的奥迪车，钻进车里，轿车一溜烟地就开走了。

我看了郑云龙一眼，发现他也正在看我，但是，从他的眼神里，我分明发现，他对史书记下午的召见也显得有些茫然。

是啊，史书记下午让我们上他的办公室，到底有什么事情要向我们交待呢？

2 史书记的召见

下午，差五分钟不到三点的时候，我跟市公安局局长郑云龙、交警大队的大队长冯柏阳脚前脚后走进了市委书记史东林同志的那间宽大的办公室。史书记的办公室是个大套间，里间是他办公的地方，一张宽大的办公桌，靠着北边的墙壁是一排高大的书柜，他的对面则摆着一圈沙发。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摆着两面小红旗，一面是国旗，还有一面是党旗。充足的阳光从那高大的落地窗射进来，使得这间宽敞的办公室显得极其明亮，挨着窗户是几盆长得茂盛的热带花草植物，这些热带植物散发出来的芬芳的气味，让这间办公室充盈了一种野外的青草的气息。

办公室的外间是一间小型会议室，可以容纳十几个人开会。有时候常委会就在这间小会议室开。会议室的四周也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热带花草。我们陆续走进史书记的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打电话，从他那严肃谦恭的

样子，好像是跟省委的某个领导在通话。我们三人在外屋的会议室等了大约有四五分钟的样子，史书记才从里间走出来。我们三个急忙站了起来，史书记朝我们摆摆手，示意我们坐下。我们坐下之后，史书记扫了我们三人一眼，然后把目光定在了交警大队大队长冯柏阳的脸上，好半天也没有把眼光挪开。冯柏阳被史书记给盯得有些莫名其妙，过了好一会儿，史书记才从冯柏阳的脸上把目光挪开。然后看着公安局长郑云龙说：“整个事故的原因都查清了么？”

郑局长说：“基本上都查清楚了。”说着，郑云龙把上午跟我说的那番话又详细地叙述了一遍，有些不准确的地方，冯柏阳又给他做了补充。史书记边听边记，听得很是详细，记录得也很认真。郑局长汇报完之后，史书记又把眼光转向了冯柏阳，问道：“柏阳同志，你还有什么补充的没有？”

冯柏阳说：“郑局长汇报得已经很详细了，该补充的刚才我都已经说完了，我没有什么再可以补充的了。”

史书记又把眼光转向我，看着我问道：“伟华同志，你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

我犹豫了一下说：“史书记，我觉得这件车祸出得有些蹊跷，这后边能不能隐藏着别的什么事情呢？”

“别的事情？别的什么事情？”史书记盯着我问道。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好像两把锐利的尖刀，仿佛一直能探到人的心灵深处去。

“会不会是人为制造的车祸呢？”我犹豫了好一儿，才把自己的真实的想法说了出来。

“你有什么根据吗？”史书记盯着我问道。

“根据嘛，倒没什么根据，只是一种感觉。”我说。

这时，我发现，公安局长郑云龙和交警大队长冯柏阳的脸上都显得有些紧张，我知道他们这是在为我担心，因为我没有根据地乱说，很容易遭到史书记的批评。

但是，史书记并没有批评我，他语气平和地说：“有些事情，光凭感觉是不够的，必须有足够的证据，特别是这种人命关天的大事，更不能凭感觉来思考问题，我今天要你们来，就是想就威臣同志出的这个车祸问题跟你们交待一些事情。这件事我们一定要低调处理，不要张扬，更不能没有根据地胡乱猜疑，免得引起不必要的思想混乱。威臣同志是我们市委常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因此，我们在处理他的后事的时候，更要谨慎一些。刚才，我已经把这件事情跟省委领导汇报过了，省委领导指示，尽快火化，尽量不要闹得沸沸扬扬，这关系着我们党的形象，我们干部的形象问题。因为车祸的现场是云龙同志和柏阳同志亲自处理的，伟华同志又是反贪局的局长，负责干部的廉政问题，前一段，我听说纪检委和你们反贪局都收到了一些反映威臣同志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方面问题的告状信，他这个人太外露，是比较招风的。好在，

现在他已经死了，死了死了，一了百了。因此，今天我把你们三位找来，就是想交待一下，尽快把这件事情处理完。处理完之后，以市交警大队的名义给我写一份报告，报告写完交伟华同志，请他修改润色。事情处理完之后，我要亲自上省里去跟省委领导同志汇报。今天找你们来就是这件事情，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

我们三人互相看了一眼，都表示没什么要说的了。史书记就说：“既然没什么要说的了，那今天就这样吧，我已经跟办公室交待完了，威臣同志的尸体明天火化，尽量不要张扬，把这件事情引起的风波压到最低限度。好了，今天就这样吧。”

我跟郑云龙、冯柏阳从史书记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从史书记的办公室一直走到市委大楼的外面，我们谁都没有说一句话，孙威臣同志的死，好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压得我们都有些喘不过气来了。